

冰
心
美

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午后歌谣

徐鲁 翌平◎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午后歌谣

徐鲁 翌平◎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后歌谣 / 徐鲁, 翌平主编.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1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ISBN 978-7-5397-9889-9

I. ①午… II. ①徐… ②翌…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5570 号

BINGXIN JIANG HUOJIANG ZUOJIA JINGPIN SHUXI WUHOU GEYAO

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午后歌谣

徐鲁 翌平 主编

出版人:张克文 策划:陈明敏 责任编辑:宣晓凤 黄馨
责任校对:冯劲松 责任印制:田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9 插页:2 字数:98千字

版次: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7-9889-9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徐 鲁

诗人聂鲁达在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引用了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世界、对整个人类以及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美好信念：“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座壮丽的城池……”

自从冰心奖设立那天起，作为创办者之一的童话作家葛翠琳老师，二十多年来也一直怀着这样火热的耐心，怀着一个美好的信念：把冰心老人毕生对孩子们的热爱，对儿童文学事业的热爱，对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真善美的维护与追求……这样一些伟大和美好的传统传承下去，让它们流淌在一代代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血脉中，让它们变成绚丽的花朵和金色的果实。

“为什么创办冰心奖？就是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为孩子们写好书、编好书、出版好书。冰心老人嘱咐：‘冰心奖要做铺路架桥的工作，让更多的人从这里走向成功。’我们牢记冰心老人的话，并希望每一位获得冰心奖的作者、每一位编辑和出版者，都能把冰心奖作为一个新

的起点。”

为了这些真诚的期望与嘱托,为了这些美好的信念与追求,葛翠琳老师在晚年把大部分精力和心血都默默投入到了冰心奖的工作上。不知不觉中,冰心奖创办已经二十多年了。

春华秋实,天道酬勤。二十多年来,冰心奖沿着冰心老人生前所期许的严肃、高雅、独立和纯正的文学轨迹,健康而有序地运行着。到目前为止,已有“新作奖”“图书奖”“艺术奖”“作文奖”四个奖项,在每年年终分别颁出,使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辑出版者,尤其是青年作者和青年编辑们深受其惠,许多青年作家都以能够获得这个奖为荣。

与此同时,诸如“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冰心作文奖获奖作品集”以及“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冰心奖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丛书”“冰心奖儿童文学新作奖典藏作品”等系列丛书,也在不断地把冰心奖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一本本、一套套带着冰心奖标志的儿童文学图书的问世,无疑是对秉承着冰心老人的儿童文学精神、二十多年来默默努力付出的冰心奖的最好回报。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是获奖作家们、冰心奖评委会和出版社的又一合作成果。本套选集在编选的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前辈的支持和帮助。由于各种原因,很遗憾未能将所有获奖作者的作品收录。入选本丛书的作者,有许多是近些年来荣获过“冰心儿童文学新人奖”的青年作家;而入选的作品,也多是近几年来在小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可以称之为“文学精品”的一些作品。

从这些题材繁复、风格多姿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的爱

与美、真与善的光芒；看到了冰心老人生前一再寄希望于青年作家们的话语，在新一代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作品中引起的回响：“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同时，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也不难感知，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追求文学艺术的完美与恒久性、在追求艺术个性化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秉持的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

说到创新与探索，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确实存在着一个“门槛太低”、缺少应有的“难度”和“高度”的问题。如果说，儿童文学是一场跨栏比赛，那么，如果我们设置的栏杆都是“低栏”，就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无难度”作品的产生。好的作品必须是有难度和高度的。我们看诺贝尔奖作品也好，安徒生奖、纽伯瑞奖作品也好，还有冰心奖作品也好，都能感觉到那种文学的难度和高度的存在。我们也常常从那些高贵的授奖辞里，从那些严格的评奖标准里，看到对那些获奖作家和作品的写作难度、写作高度的肯定。

写作的难度与高度，其实也是对作家思想的高度、智慧的高度以及作家投入其中的才华、心血的多少的衡量。要创作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付出应有的细致、耐心和苦心。写作难度也包括你的写作姿态。写得太快，使写作完全被商业市场所控制，最终也会导致无难度写作的泛滥。因此，在当下，提倡一点“慢写”或少写，也是非常必要的。

冰心奖在度过了她创办二十六年华诞之后，也站到了一个新的标准和新的高度上。葛翠琳老师在为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所写的纪念文

章里说：“殷切期望更多的儿童文学作者涌现出来，因为儿童文学事业，是需要集体培育的事业……童话使我热爱这个世界。尽管人生之路坎坷艰难，我对世界充满了爱……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孩子们的未来是美好的，为了这，我甘愿奉献全部心血。”

这是她对世界、对未来、对所有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美好的期待。一如兰波所说：“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座壮丽的城池……”

是为序。



午后歌谣

目 录

看树 陆梅	001
咬人的夏天 常新港	008
午后歌谣 林彦	017
花初 赵菱	035
蓝钥匙 吴洲星	053
青绿土坡 曹文芳	068
甩鞭 翌平	077
真 张品成	084
约架 简平	098
鹧鸪飞过青青茶山 徐鲁	115
写信 孙卫卫	133

看 树

◎陆 梅

夜晚,我站在大树下

静静地倾听

倾听大树为我讲述

关于大自然的故事

——[英国]毛姆

一直以为,如果一个人在童年里拥有过一棵“自己的树”,那么他长大后,老到白发皤然也会记得这棵树。这棵树从没停止过生长,繁茂挺拔地活在他的记忆里。

我也有过“自己的树”。它们常常走进我的梦里。梦里,我站在自己的树下,和小时候的我相逢……有一天,我走在城市的街头,突然沮丧地发现:原来我频频和小时候的树相逢,是因为城市里太少树,甚或说,城市里的树不是树——

001



午后歌谣



那一排排被移植到城市里的树，秃着难看的顶，稀疏地冒出几根枝条，与其说是一棵树，不如讲是一截枯树桩。待这枯树桩好不容易撑出一片绿意，一夜间，它又被园林工人以“养护”为名不动声色地修理肢解了！还有些树，因为病虫侵蚀，被一劳永逸地用水泥将树窟窿死死堵住。这个硕大难看的疤，从此突兀地暴露在城市的日光下。更多景观道上的树，干脆不见一片叶子，枝枝丫丫缠满了电线和小灯管，白天你不会注意到它，及至晚上它才闪出雪花般的银亮和霓虹来——可，这已经不是一棵树自身的美了。

我忍不住要为这些树鸣不平，同时心生疑惑：难道这些长在城市里的树，除了一刀剪地给它们拦腰“剃头”，就没有更好的修理方式吗？难道治疗一株病了的树，除了用水泥封存就没有更科学的办法吗？还是，城市里的树活该就是这样的命运？

我只能这样理解：城市里的树不是树。城市里的树，可以是景观灯的依附，是聊胜于无的安慰或点缀，就不是一棵自然生长的树。德国哲学家狄特富尔特在《哲人小语：人与自然》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沉痛的话：“我们对植物知道些什么呢？觉察它们的痛感吗？每秒超过两万往复振荡的呐喊，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也许全世界、整个宇宙都在呐喊，我们却耳聋。可能草也在喊叫，当它被割或温和动物的嘴在拔它时；当树木周围架上斧或锯时……”

这就是了。这就是被移植到城市里来的树的普遍的命运。

一棵树要长成绿意葱茏的繁茂景象，可不是一年两年能够速成的。所以我每到一个城市，最先注意的是这个城市的树。若这

个城市，马路上的大树满目葱郁，那可真是这个城市里的人的造化！这样的城市在中国虽稀珍，却还可数，脑海里翻出绿波摇曳的杭州、梧桐深深的南京、草木葱茏的厦门……

二

五月初夏，我在小城诸暨邂逅了一片千年香榧林。

那一棵棵姿态万千、深邃幽绿、沧桑遒劲的树啊，就那么恒久地站着，站了百年、千年。在城市里，我们难得逢到一棵百年大树，然而在诸暨钟家岭，随处可见长了五百年、一千年的香榧古树。树龄最长的一棵，已有一千三百五十年。一千三百五十年是什么概念？——唐朝。这棵古老的巨树，从唐朝开始就站在了那里。它默然无语，沉静谦和，把千年的日月看尽，把千年的雨雪吸纳。它早站成了精。它盘根错节，根系庞大，别的树在它边上没法长成一棵树，所以，越是古老的树，它的周围越没有树。它是孤独的王……

面对这样一棵树，我找不出更恰切的词来表达我的震撼和感动。我只有站在它的面前，一次次地抬头——只有抬起头来，才可与它相望。写《博物志》的朱尔·勒纳尔说植物是“我们真正的亲人”，树与树绝不发生口角，有的只是一片柔和的细语。他认为，人类至少可以从一株树身上学到三种美德：一、抬头仰看天空和流云；二、学会伫立不动；三、懂得怎样一声不吭。

我想树也是有性格的，有的安静，有的奔放，有的内敛，有的热烈……那么我在千年香榧林看到的榧树，肯定是沉静的君子。





它们不喜欢扎堆，一棵一棵静立在坡间台地，有的长在山泉边，有的从坚硬的石头缝里破石而出，它们就那样自由自在地生长着。深褐色的枝干虬枝四舞，大多被累累果实压弯了腰。而苍翠浓郁的树冠就像一擎擎天伞，蔓延在天地之间。

我在雨雾蒙蒙的林间越走越慢，脱离了大部队。同伴们的笑语喧哗远去，消隐不见。我被一种奇怪的心绪牵引，像是灵魂出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雨雾越发地浓了，一层层漫开来、漫开来，纱幔一样笼在树的枝丫上、华盖般密实的树冠上。被纱笼着的大树，越发地沉静缄默了。

我耳边响起一声叹息，深长幽远。我分明看到一个童话里的小女孩，穿行在树和树之间，轻盈曼妙。旋即，女孩不见了。她去了哪里？只有树知道。童话里总有一棵这样的大树，那是人类通往精灵世界的一扇门。这扇门，隐匿在树的深处，不会让你轻易找到。我想当然地以为，那些在森林里迷路的孩子，都去了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世界，它存在着，你想要抵达的方式只有一个：相信童话。一个人，只有持有对童话的信仰，才有更好的心灵生活，才会在黑暗里也能望见温柔之光。

每一棵年纪古老的树，都有神灵。在古罗马的传说中，森林里的大树是女神狄安娜的化身。人们尊崇它，视它为圣树。英国画家透纳的那幅名画《金枝》，画的就是这样一棵圣树。我们在很多的油画、壁画、帛画，乃至青铜器上，都能看到一棵棵远古的圣树，它们散发着梦幻般的光辉，庄严华美，不可长久凝视。那华盖一般光辉遍照的繁密枝叶，像是有一股无形的神力，将你牢牢定住……





这些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的树，和人类一样是有灵性的，有着鲜活的生命。你感受过树的呼吸和脉搏的跳动吗？我第一次读阿城小说《树王》时，惊异于他对一棵树的敬畏：

大家四下一看，不免一惊。早上远远望见的那棵单独的树，原来竟是百米高的一擎天伞。枝枝杈杈蔓延开去，遮住一亩大小的地方。大家呆呆地慢慢移上前去，用手摸一摸树干。树皮一点不老，指甲便划得出嫩绿，手摸上去又温温的似乎一跳一跳，令人疑心这树有脉……树叶密密层层，风吹来，先是一片晃动，慢慢才动到另一边。叶间闪出一些空隙，天在其中蓝得发黑。又有阳光渗下无数斑点，似万只眼睛在眨。

此刻，我正站在这样的一棵棵树下——只怕这些树更见古老和沧桑。而你，也只有更心生敬畏，才可领受那天籁般的寂静与神秘。

三

我在脑海里回想我看过的树。于是那些树，过电影般，一棵棵从我的记忆里跳出来。梨树、桑树、柳树、桃树、橡树、桉树、樟树、银杏树、松树、柏树、枫树、榆树、杨树、梧桐树、玉兰树、樱花树、棕榈树、菩提树……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树的名字的时候，脑海里无比生动地漫出一幅幅我和树的景象。我大抵在哪里，和哪一种树相逢；我还大抵在哪里，捡拾到了哪一种树的叶子。这样

我的收藏已累积了三大本,我把它们命名为《草叶集》。我在每一片叶子旁,写下对它的吟唱。

这一番不经意的回想,让我倏然发现:原来我和树的感情,早已融进了心灵。我的成长,我看世界的眼光,我性格里那一部分神往自然的因子,肯定和树有关。

再进一步回想,我看过的树肯定还不止于此。没错,我还在倪瓒和塞尚的画里,看到了不一样的树,前者“高逸”,后者“绚烂”——这就好比柳树之于陶渊明、枣树之于鲁迅、菩提树之于释迦牟尼……我们总能够在绘画、诗歌、音乐等诸般领域里,找到和自己气息相通的一棵树。

看一棵树,要怎么“看”,才称得上理想境界?美学家朱光潜举过一个例子:同样一棵古松,假如是一位木材商,他所知觉到的应该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若是一位植物学家,他知觉到的又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另一位画家,他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则是一棵苍翠挺拔的古树,他聚精会神地观赏它苍翠的颜色、它盘曲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昂然高举、不屈不挠的气概……

我想我神往的看树的理想境界,即如画家般“只管审美”——我用眼睛看,用双耳听,用鼻子嗅,用整个的心灵感知、遇合、交流……我和树,一动一静,互为试探、欣赏、照亮,乃至息息相通,物我两忘——多么希望,我的这个理想的看树境界,能在自己的城市付诸实践。





咬人的夏天

◎常新港

到了那种年龄的我，简直糟糕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走进家门，我的兴趣全被破坏了。

“雷方！你脸上怎么啦？又多了一道？”妈妈揉着面，盯着我的脸问了一句。

我真讨厌妈妈的大嗓门，吵吵什么呀，怕人听不见什么的？难道从早晨走出屋什么样，回到家就必须什么样吗？就不能变变？我的朋友小顺子，瞧那样子，穿个球鞋，溅上一点泥，就跟遇到了蛇一样叫唤，还用唾沫吐在手上去擦泥点。什么毛病？！

“你这是怎么啦？”妈妈两手是面，紧紧跟在我后面。

“摔了一跤！”我说。

“是自己摔的，还是别人把你摔的？”妈妈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她和爸爸全拿我的话当“鬼话”。

“告诉你了，自己摔的！”我心里这么烦，“正好地上有一段铁丝，把脸结结实实来了那么一下。眼睛没戳瞎算便宜我了。”

“天哪！”妈妈一面搓着手，一面用那种大惊小怪的“天哪”来扩大事态。

“妈！你以后不要用这么大的嗓门跟我说话，也不要‘天哪天哪’，让我心烦……”我正准备痛痛快快地说下去，因为我总想这么郑重其事地说一次，突然，我一下僵住了，两只手心发潮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里屋的门。里屋门开了，爸爸走出来。爸爸那眼光，你们瞧见过我爸爸盯着我时的那种眼光吗？就好像我是一条陌生的狗，突然跑到他家里来了。就是这种眼光。

爸爸背着两手，扫帚在他屁股后头藏着。爸爸不喜欢我，所以家里常常换新扫帚。它不是扫地用坏的，是爸爸用它打我打坏的。我刚才的话爸爸已经听见了，不然，他不可能拿起扫帚。

现在，当爸爸用扫帚抽我的屁股时，我还必须老老实实地趴在炕沿上。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哭，我觉得自己已到了不该哭的年龄。可爸爸有个习惯，听不见哭声就决不罢休，一下会比一下狠。我摸出这个门道了，于是，在他第一下抽打我的屁股时，我就先惊天动地地大叫一声，然后哭起来，而且哭得很伤心，哭得妈妈在一旁劝：“算啦！算啦！住手吧！孩子改了！”这样，爸爸就胜利了一般，把打散的扫帚往地上一丢，扯住我的耳朵往上一拎：“去！把地扫扫！”我就低着头，把散在地上的扫帚苗拢在一起，往屋外走。我根本不敢抬脸，因为我脸上没有泪痕。更主要的是，我不敢看爸爸脸上胜利的满足表情。一看见那表情，我准会忍不住乐起来。我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我也闹不明白，老师和同学，爸爸和妈妈，为什么都不喜欢

